

杜特地擔心AUKUS引發「核軍備競賽」

中新社馬尼拉9月28日電：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里·羅計28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杜特地總統擔心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宣佈成立的軍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AUKUS），可能會引發一場「核軍備競賽」，他將召開內閣會議討論，並確立菲律賓對此事件的明確立場。

澳大利亞、美國和英國9月15日聯合宣佈成立AUKUS，目標是由英、美兩國協助澳大利亞建造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並將其作為美國構築新印太戰略聯盟合作的一部分。

菲美恢復海上軍事演習

本報訊：菲律賓和美國昨天開始了雙邊軍事演習，代號為海的勇士肩並肩。

去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美國海軍陸戰隊和菲海軍陸戰隊之間的軍事演習被取消。

菲海軍陸戰隊司令卡庫利坦少將說，今年的海的勇士肩並肩軍事演習的參與者和活動有限，並將嚴格遵守公共衛生標準。

他說：「由於疫情，我們必須縮小這種

羅計表示，依據AUKUS澳大利亞為海軍購買的核動力潛艇，將被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用於在南海巡邏，該協議還旨在向澳大利亞提供建造核動力潛艇的技術。儘管澳大利亞表示，他們將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義務，不會謀求擁有發展核武器的能力，但這種合作受到中國的譴責，因為它可能會加劇軍備競賽並破壞國際核不擴散努力。

羅計表示：依據菲律賓憲法「為了國家利益，菲律賓採取並奉行在其領土上不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除此之外，我們是東盟《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曼谷條約》）的簽署國。該條約規定，東盟所有10個成員國承諾，東盟的整個領土都應保持為無核武器區。因此，我們必須遵守並執行憲法和條約中的條款，即不僅菲律賓，整個東南亞保持無核區。

羅計介紹了潛艇可能經過的東盟國家對AUKUS的態度，印度尼西亞對該區域繼續進行的軍備競賽和軍事力量投放深表關切；馬來西亞表示，澳大利亞可能會刺激其他國

家採取更激進的行動，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地區；越南也表示將更加謹慎，關注形勢，鼓勵各國維護和平，希望AUKUS為地區和平與穩定作出建設性貢獻。

「很明顯，大多數東盟國家都擔心兩件事，一是衝突惡化，二是該地區出現軍備競賽。」羅計說。

羅計27日表示，希望AUKUS不違反1995年簽署的《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維護東南亞作為無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區的地位。



圖為菲國警派遣8人小組前往巴拉灣省自由社的希望島（中國稱中業島），並在島上的海洋警察局執勤。

衛生部調查篡改面罩有效期指控

本報訊：衛生部長杜計昨天表示，當局已在調查Pharmally藥物公司的高層馬戈披露的面罩的有效期被篡改一事。

在眾議院好政府和公共問責委員會恢復對具爭議的新冠防疫用品採購的調查會上，委員會副主席、眾議員約翰尼·彭敏直詢問衛生部，交付給該機構的面罩是否有有效期。

杜計回答：「似乎沒有標示，但我仍在調查，這是因為Pharmally一名高層的揭露。我們正在調查此事。」

彭敏直也詢問衛生部長，儘管面罩不會腐爛，但是否真的有有效期。

彭敏直說：「我想問一下衛生部，面罩不像食品那樣是易腐爛的商品，它有有效期嗎？」

杜計在回應時說，面罩的保質期為36個月或3年。

杜計說：「衛生部已經確定了醫用面罩的保質期。根據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何佳兒所說，保質期是36個月。面罩的一個部件是發泡綿。」

國家藝術家倫培拉逝世

享年89歲

本報訊：菲國家藝術家（文學類）敏未尼道·倫培拉（Bienvenido Lumbera）週二上午因「中風併發症」逝世，享壽89歲。他的女兒塔拉告訴記者，她的父親於昨日上午9點14分去世。

倫培拉是一位廣受好評的詩人、評論家和劇作家。

在成為國家藝術家之前，他曾獲得南文麥獅獅新聞、文學和創意傳播獎。

倫培拉還獲得了多個文學獎項，其中最著名的是國家圖書基金會頒發的國家圖書獎和加洛斯巴朗加紀念獎。

倫培拉的朋友和同事紛紛表示哀悼。

杜計回答：「似乎沒有標示，但我仍在調查，這是因為Pharmally一名高層的揭露。我們正在調查此事。」

的根源。

當楊妙恩年輕時，她仍然受到一系列環境、傳統和文化的影響：她的華人家庭和菲律賓國家。談到她的成長，她反覆思考的一個方面是分配給她的家族的性別角色，以及她最終因為這些角色而追求的職業。

楊妙恩住在一个由六棟堂親、叔伯和姑奶奶組成的氏族院落裏，她觀察到了為這個家庭所建的結構：「（關於）性別的角色，事後看來，我認為我們是相當開放的。我知道我祖父讓我的姑姑在女孩不用上學的時候去上學，我所有的堂妹都上學了。」

「在我的家庭裏，我覺得我基本上可以學習我想要的東西。當然，人們期望我學習商業、經濟或會計。但我在大學的第一年發現了一位很棒的文學老師。我愛上了書面語。最初的計劃是我首先修讀基礎文學土課程(AB courses)，完後再轉到菲國立大學修讀商科。當然，所有這些後來都被拋到了窗外。我想，因為我是個女孩，所以沒有人反對。」

楊妙恩說：「我不希望進入家族企業，所以基本上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家裡的男孩被期望進入家族企業，或者至少在銀行工作。」

菲華家族牢固的商業頭腦，部分是由于剛在菲律賓定居時經歷的困難。「我想，紀律和毅力是從第一批中國移民到來的早期開始的——他們很窮。」

「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商人，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擺脫貧困。對我的一些家人來說，(這是)為逃避中國南方的饑荒。而且，你知道，貧困培養了價值觀。它培養了紀律、培養了勤奮工作、培養了毅力。當你不得不為你盤子裏的大米而真正努力工作時，你就做了需要做的事。這就是他們成功的原因，」楊妙恩說。

「這是一個姍姍來遲的認識，但當我的家人和許多其他華人因為(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革命)發生在中國而無處可去時。在此之前，有饑荒。他們來到這裡，菲律賓給了我們一個家。我們找到了一個家，開始了一項事業，我們取得了成功，我們在這裡生活。」

最後，楊妙恩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旅程，以獲得她現在的生活。楊妙恩自豪地說：「這不是半個華人半個菲律賓人的問題。我是菲律賓人。」楊妙恩說：「100%是華人，100%是菲律賓人。其他人只有100%。你卻有200%。」

CHINOY TV
菲華電視台

楊妙恩：論傳統、效忠與菲華人身份的演變

作者：Jodie Tanco 原載：菲華電視台

年他並沒有死，」楊妙恩分享道。

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和聲稱那個國家是你自己的國家是有區別的。雖然是楊妙恩的曾祖父播下了這顆種子，但他的兒子仍然是個沒有根植的靈魂，他可以隨意訪問和離開。最後，後者在菲律賓去世，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左右，這家人才真正定居了下來。楊妙恩的父親也出生在中國，二戰後決定回到菲律賓。

「家族企業非常成功，」楊妙恩說。「那時，我的叔叔和父親決定讓我們入籍。我們將成為菲律賓人。回想起來，那可能是我們決定這裡將是(我們的)家的那一刻起，中國不再是家了。」

雖然楊妙恩本人出生在菲律賓，但她必須在四歲時入籍。這是因為菲律賓公民身份是根據血緣法(拉丁文- jus sanguinis)授予的，即通過血統來承認國籍，相對於地緣法(拉丁文- jus soli)的公民身份由出生地決定。

然而，這種對法律身份的短暫混淆似乎對楊妙恩如何看待自己沒有任何影響。

「華人的血統，菲律賓人的心。我真的沒有意見，因為這就是我，」楊妙恩說，事實上，「我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是中國人。我出生在這裡，在這裡長大，所以我是菲律賓人。」

「就是這樣，我就是這樣。」

菲人的心

儘管楊妙恩一生都生活在菲律賓，但她仍然是一個由中國父母撫養的女兒，儘管她有一位同樣出生在菲律賓的華人母親。

楊妙恩有一雙自認會唱歌的眼睛，會說閩南語和普通話，在一個傳統的菲華族群聚居區長大，並認為農曆新年的家庭晚餐是她一年中的亮點。

可以理解的是，其他沒有在菲華家庭長大的人可能會將這些特徵要點視為來自另一個世界。因此，楊妙恩對國家的忠誠有時會受到質疑。

「你知道嗎？幾年前，我被要求參加一項調查，」楊妙恩開始說。「這是一項關於中菲關係的調查。我腦海中繚繞的一個問題是，『如果菲律賓和中國之間有一場籃球賽，我會為誰喝彩？』我說，『好吧，沒問題。當然，我會為菲律賓喝彩。』」

在表達忠誠對她意味著什麼時，楊妙恩解釋道：「我沒有意識到忠誠。中文字代表忠誠的「忠」字是由在下部的「心」和上部的「中」字組成。我想，在某程度上，我認為你把它看作是你的心所在。我的心在菲律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菲律

濱的忠誠。」

對國家的忠誠有幾種不同的衡量管道。例如，文化身份的最佳指標之一就是語言。楊妙恩和她前後的幾個菲華人一樣，會說多種語言。她不僅能流利地說英語、閩南語和普通話，而且還能流利地說大家樂語(Tagalog)和一丁點未獅耶話(Visayan)和伊洛戈話(Ilocano)，這是對她的朋友們的禮貌。

儘管她明顯講得很流利，但當她用大家樂語交流時，仍有許多人表示驚訝。有一次，她回憶起一個她認為是非常受尊敬的人，特別是在一次演講中對她意想不到的語言使用發表了評論。

「我的意思是，我說大家樂語是我的第二語言，」楊妙恩在對評論的回應說。「作為一名菲華人，作為一名菲人，我在我現在所處的位置上感到非常高興。我已經活了足夠長的時間，如果有人挑戰或試圖貶低我，我知道我會反擊。我知道我會贏，因為無論他們有什麼偏見，我知道我都可以反擊。」

也就是說，楊妙恩確實認識到，對於年輕的菲華人來說，語言流利程度現在是多麼的不同。許多人更多地融入了菲律賓的生活，較少地保留了他們的中國背景——這一個過程對於聚居社區的後代來說是自然的。

楊妙恩說：「我不知道這在政治上是否正確，但我侄女承認她是一個『番仔戀』。」從某種意義上說，『番仔戀』可以理解為一個貶義詞，它歧視不再接觸其文化遺產的菲華人。「然後她告訴我，『嗯？我的其他同學，他們比我『番仔戀』。』你知道這個詞說明了她的語言能力。」

「年輕一代的菲華人不再說閩南語或(普通話)。他們現在做菲人更舒服了，」楊妙恩繼續說，要承認這一變化——不管是好是壞。

菲華人的靈魂

現在的菲華青年和楊妙恩這一代的區別在於，他們的成長管道不同。前者很可能在菲律賓生長的父母的指導下成長，沖淡了兩到三代人傳承下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後者更多地接觸到一種更為傳統的價值觀和期望，而這種價值觀和期望是由純粹的中國式教養所決定的。

當然，可以說，對於社會控制之外的變化，雙方都是對的，也都是錯的。文化是流動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例如，與楊妙恩的家人最初離開時相比，中國社會現在已經大不相同了。在這種文化身份的反映中，重要的是認識到將你帶到人生這一點



身為菲華人如何定義你自己？

也許是我們眼睛的形狀，或者是我们所說的語言。也許是我們所承載的傳統，或者是一些因血緣和性別而對我們寄予的期望。它可以是其中任何一個，所有這些，或者根本沒有。

這是一個事實：菲華(Chinoys)文化是在不斷發展的。

鑑於幾代人都在努力定義我們是一個民族，菲華電視台正在推出新的每週紀錄片《華人血緣、菲華的心》#1CH1NOY，旨在通過與我國八位菲華人的對話來探索現代菲華人身份。《菲律賓星報》(Philippine Star)的副總編輯楊妙恩(Doreen Yu)就是其中一位知名人士，她講述了自己在這兩種文化融合中的生活。

從她在20世紀50年代作為一個歸化公民成長的經歷到她對正在崛起的菲華青年的觀察，楊妙恩與我們分享了一個穿越時間和不斷演變的傳統的視角。在這裡，通過菲華電視台(CHINOY TV)，她揭示過去的經驗，這些經驗在我們認識我們是菲華人社區的現代成員時，仍然具有意義。

華人血緣

我們都有一段歷史。對楊妙恩來說，菲華文化遺產可以追溯到三代人之前。首先，她的曾祖父來到菲律賓當鐵匠。然後，她的祖父，連同他的兄弟和堂兄妹，也跟著在這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家族企業。就菲華人的遷徙故事而言，這是一本教科書。然而，奇怪的細節出現了：楊妙恩的祖父沒有留下來。

「總是有回去的選擇。我祖父就有。我想是一位算命師告訴他，他將在一年內死去，所以他清理了這裡的生意。當他決定回到中國，(是)去老村死在那裡。但過了很多